

联合 国

27.5.1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八八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88)	1
主席的发言	1
通过议程	1
纳米比亚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8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S/10330)	2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八十八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先生
(尼加拉瓜)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88)

1. 通过议程。
2. 纳米比亚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S/10330)。

席，感到十分荣幸。安理会也许记得，去年七月我们曾高兴地主持本机构会议。

2. 鉴于这是十月份我们首次举行会议，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各位卓越的理事国代表问候，同时重申我对各位的崇高敬意和真挚友谊。去年七月间，多谢各位给我慷慨的、有力的合作和协助，我希望，我能仰赖诸位同样的合作和协助，以便我们可以使工作开展得富有成效。

3. 我非常高兴地向我们极其杰出的同事日本中川大使，表达我们对他九月份才智横溢、机巧干练地执行了主席职务，表示他理应得到的由衷的感谢和祝贺。日本大使才干出众，富有国际经验，我们体验殊深，他尽其职守的风范，深孚众望。

4. 我打算就在今天下午能尽快地审议安理会的议题，并使我们的活动与大会的活动并行不悖，我们决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

5. 感谢各位出席会议，并再次表示，我完全相信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各项问题将会找到解决办法。当然，问题的解决需要真诚的心意和崇高的良心。

6. 今天的会议比预定时间迟开了一个小时，我愿向各位理事国代表表示歉意。刚才我正在磋商有关我职责的一些问题，推迟开会，事不得已，因此，我相信各位理事国代表会予鉴谅。多谢各位。

主席的发言

1. 主席：尼加拉瓜今天再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

议程通过。

通过议程

纳米比亚局势：

-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S/10330)

7. 主席：根据安理会于审议这一问题期间作出的决定，我将开始邀请参加这次辩论的各代表团在本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他们要求发言时，将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8. 现在就请埃塞俄比亚、南非、利比里亚、圭亚那、乍得、尼日利亚和毛里求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还邀请苏丹代表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哈立德先生(苏丹)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E.O.奥格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T.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H.马勒先生(南非)、J.R.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S.S.兰法尔先生(圭亚那)、B.哈桑先生(乍得)、O.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和R.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9.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通知安理会，达荷美代表团已参加作为很多非洲国家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的签字国。

10.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主席先生，为了遵从行之已久的传统，我们将不当众向你和你的前任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但是你是知道的，我们不放在嘴上，决不是不放在心上。

11. 我们当前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从各方面看来，都显得很不寻常。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的亲临——他德高望重，是我们早已仰慕的——以及由杰出的非洲部长们组成的阵容堂堂的代表团的与会，都显示了这个问题非同一般。

12. 这个问题之所以很不寻常，首先由于自从联合国成立之日起，这个问题在本组织就引起了辩论。我记得几乎在十一年前我就参加了第四委员会关于当时称为“西南非洲问题”的议题的辩论。这个问题之所以很不寻常，也在于就这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不同的机构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很不寻常，还在于我们讨论的这一领土的性质，它是唯一的未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改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的领土。众所周知，尽管旧金山宪章的起草者未把各委任统治国应将其委任统治地改变为托管领土这一义不容辞的严格义务写进宪章，但毫无疑问，宪章起草者的原意是各有关国家应提出这种改变的要求。

13. 如所希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委任统治国都议订了托管协定，唯一的例外就是南非，它对所有的呼吁均置若罔闻。这是产生这一不正常情况的原因所在，是导致法律上的无休止、无结果地进行争论的一个根源，因为一个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依然如故地存在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外，而且由于南非对这一委任统治的谬误解释，这一领土便继续处在联合国整个组织之外。

14.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局势——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局势——在任何情况下，只能用独特的办法来解决。因为这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就定义而言，除此之外，别无类似情况存在，因此这种办法对于其他情况是不适用的。

15. 但是，尽管这个问题的性质异乎寻常，关于这一点，我国政府曾在给国际法院的一份报告中详细

地阐明了它的观点，然而法院却对大会和安理会的权限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泛泛的意见，由于这些意见完全超出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我们断然不能赞同。

16. 对于这种并非一项判决而只不过是一项咨询性意见，我们将仅仅行使我们正常的权利，尽管某些代表团在辩论过程中，表现了有把它看作判决的倾向。这个意见不仅是以整套的结论形式提到我们面前来的，而且还附有法官据以作出裁决的详细的理由说明。而且除多数意见之外——这种多数意见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意见差异——我们还看到一项关于反对意见的说明，尽管这种反对意见显然未占优势，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17. 在缜密地研究了整个咨询意见^①以后，我们感到有责任就它对大会职权所作的分析提出我们的评论。因此，我们来读一下咨询意见第105段中的下文：

“……如果认为由于授予大会的权力原则上只是建议权，因此不得就其职权范围内的特定问题通过作出决定或有执行意图的决议，那是不正确的。”

换言之，依照法院的看法，在咨询意见第105段所述的情况下，大会不仅可以提出建议，而且还可以作出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其唯一的条件是不出大会受权讨论的问题的范围，而这一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因为这会把大会变成一个世界性超国家机构的议会。事实上，除了非常特殊并经限制性地予以列举的事项，诸如对会员国的接纳和除名（第四、第六条）、通过预算（第十七条）和制定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以外，——这些事项与此次辩论毫不相关——联合国宪章并无明文规定，第十条内当然也没有规定，授予大会作出决定的任何权力。

18. 同样，我们想再次强调，安全理会有权作出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各项决定。但是这些决定限于涉及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的问题。而且，这些决定所涉及的诸如制裁等措施，必

^①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16页。

须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所需。这些决定不涉及领土管辖权之永久转移。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这些决定必须在其文本中明确地表明，它们乃属于宪章第七章范围，而且这些决定是在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要求，断定存在和平之威胁以后作出的——而安理会在本问题上所作的各项决定，情况并非如此。

19. 在谈了人们称之为纳米比亚问题的特殊性和法院咨询意见中对我们宪章某些谬误的解释以后，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当然，首先是非洲朋友们因此问题在法律上几经周折，毫无进展，而产生不耐烦的情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20. 我们必须力求作出具体的、建设性的努力。不论怎样，这是我国政府想坚持的立场。

21. 这就使我们提出一个看法和一个建议。这个看法是，除了关于这一委任统治是仍然有效还是已被大会撤销了的法律争论以外，双方对于委任统治的概念，实际上都已予否定。在南非方面——它不但通过制定并吞主义的法律和种族主义的条例，而且还通过破坏该领土的统一，一贯地、不可饶恕地违背了它对委任统治的义务——它已宣布委任统治书无效。至于在大会方面，它宣称已将委任统治撤销了。

22. 既然对立的双方一致认为委任统治已不复存在，人们不禁要指出，如果从一个委任统治的概念出发，得不出南非应负的首要义务，那么讨论委任统治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而南非的这个义务就是要真心诚意地与联合国磋商，建立一个国际体制，使有关人民得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命运。

23. 这是我们不容许南非规避的一个义务。就我们而言，我们准备让南非了解这一点。当然不用说，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而应承担特殊责任的国家的共同努力，是极为需要的。

24.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合理的行动方针，而且是唯一可行的行动方针。不论南非的顽固不化和——直截了当地说——它的罪恶用心在我们中间引起怎样的无可忍耐和厌倦的情绪，我们仍应同样地坚决要求南非履行其谈判义务。

25. 在当前情况下，无容置疑，这是维护联合

国威望和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唯一办法，而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必须始终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26. 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曾说过：

“……安全理事会应在吴丹秘书长的帮助下立即采取必要步骤，为使纳米比亚人民得以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创造条件。”〔第一五八三次会议，第 20 段。〕

我们对上述意见无所补充，因为这是必要的。就我们而言，我们准备响应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发出的这一诚挚的呼吁。

27. 如果南非不履行其严肃的义务，同联合国为在西南非洲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制进行磋商，法国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非法性将作出自己的结论。

28. 在提案付诸表决时，我国代表团将根据上述种种考虑，表明它的立场。

29.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乍得外交部长，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位。

30. 哈桑先生（乍得）：首先，当我对安理会辩论纳米比亚问题准备作出我微薄的贡献时，我想向本组织的这一重要机构表示感谢，感谢它给我机会代表非洲发言，从而使我能履行非洲统一组织，在它现任主席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的崇高的领导下，所委托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也感谢安理会所表明的高度责任感，它使我们能在这里让大家听到受到我们时代中最不正义的待遇的非洲受害者的呼声。

31. 比勒陀利亚当局宣称，他们是以西方文明和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的道德原则的名义——也就是以宽大为怀的基督教的原则的名义——对南部非洲的黑人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

32. 在全世界以及联合国内部反对完全否定人类品德这一卑鄙无耻的制度的呼声中，我们听到有些国家代表发出的呼声，这些国家对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原则，抱有极其崇高和绝对的尊敬。

33. 就我们所知，世上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宗

教要人类对他们的肤色负责，而且科学上也从未证明过肤色与人类的智慧有任何关系。相反，一切事物似乎表明，只要条件均等，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试问，比勒陀利亚白人有的意识难道其他人种就没有吗？他们是否意识到，如果他们顽固不化下去，他们将失去在非洲和全世界剩下的寥若晨星的最后几个朋友？

34. 南非代表曾在安理会说过：

“南非政府之赞同自决原则，并不亚于本组织任何其他会员国，而且我们深信，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希望我们继续管理该领土，直至在我们的领导下达到完全的自决。”〔第一五八四次会议，第 137 段。〕

35. 他是否企图告诉我们，纳米比亚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当前种族隔离政权的一些倡导人给予他们的待遇，准备作出决定留在这一制度统治下的那些国家的行列之中，从而放弃一切真正独立的主张？

36. 果真如此，那南非又为何不同意撤出纳米比亚这块国际性的领土，让该领土的人民为实现他们的愿望而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在充分行使主权的条件下决定与南非合并呢？

37. 对于“各民族自决”一词的含义，为何比勒陀利亚当局和联合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呢？如果这是由于联合国对这一原则所赋予的内容同南非所赋予的内容存在分歧，那么我们就深信，南非应该接受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对此原则所作的解释。

38. 当联合国同意在国际联盟监督下行使的委任统治继续由南非联邦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并在其监督下行使时，它决无意把该领土人民的命运永远交给南非当局任意处理。

39. 委任统治是“为了该领土上居民的利益，一般说来，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创建起来的，是以‘文明的神圣委托’为其国际目标的一种国际制度。”^② 南非拒不按照委任统治书的规定履行其义务，这就使大会有必要，甚至迫使大会，作出第 2145(XXI)号决议，决定该委任统治已结束，南非无权管理该领土。

^② 见西南非洲的国际性地位，咨询意见，《一九五〇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 128 页。

40. 除了大会和安理会历次通过的许多决议，宣布在该委任统治地内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法的，特别是大会第 2145 (XXI) 号决议，终止了南非行使的委任统治之外，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由于南非共和国拒不遵守安理会关于不得迟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撤出纳米比亚这一国际性领土的命令使得有必要作出咨询意见——确认了纳米比亚的国际性地位和联合国对该领土及其居民所承担的责任。事情不能不是这样。要说那些持重的政治家们，在经过了二十五年毫无效果的劝说之后，不首先考虑由此将会产生的后果就贸然作出此项严肃决定，那是难以想象的。

41. 我们是非常尊重本组织的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凡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抱负责态度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会不经过深思熟虑而就断然坚持宪章原则或任何一项条约的原则的。在我们各个国家里，负责国际关系的政治家，也不是如此不负责任的，竟会同意支持一个涉及许多法律问题的重大决定，而事先不考虑他们要本组织作出这一决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将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各国的政府就曾周密地研究了当时西南非洲的局势。它们也周密地研究了南非政府行使联合国委托它的委任统治的方式。只是因为它们完全了解了比勒陀利亚当局违犯该委任统治地人民的自决权利，心怀并吞该领土的图谋，它们才决定要求结束南非共和国对西南非洲行使委任统治。因此，本组织大会通过的第 2145 (XXI) 号决议，不论我们的批评者怎么说，是各代表团审慎的和客观的考虑的结果，它们完全了解依照宪章精神所负的责任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承担的义务。

42. 如果南非共和国对本组织和宪章的原则有一点儿尊重的话——作为一个会员国，它应有尊重的义务——，如果它对这个我们都是其会员国的政治组织的原则有一点儿尊重的话——其中有些会员国有着与南非据它声称要以种族隔离制度加以保护的同样的文化——，那么它就该尊重我们第一次作出的决议的精神。该决议指出，南非在行使委任统治时，未能按照宪章的规定履行其职责，而这个委任统治是由南非负责行使的，它应该以保证委任统治地人民的福利为基本目标正当地行使这一委任统治。这样，它就会省

掉我们作出这么多的决议，也不需要我们在大会通过第 2145 (XXI) 号决议之后，还诉诸国际法院。

43. 基于该会员国对待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一贯采取公然藐视的态度，对待本组织最高司法机构的咨询意见和裁决，又一贯采取傲慢态度，因此我们对它就这次法院的公正而有胆识的裁决将以什么方式作出反应，不能抱任何幻想。

44. 我们必须提醒安理会，关于请由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第 284 (1970) 号〕，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的，这表明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为了使安理会能够履行其职责，这项咨询意见是必要的。

45. 我们也必须提醒安理会，它是在承认大会第 2145 (XXI) 号决议的有效性，在徒劳地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以及规定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为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最后期限，两年之后，才决定商请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

46. 是否有必要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重温一下，安全理事会第 269 (1969) 号决议决定：

“南非当局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构成积极侵犯联合国权威、破坏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并剥夺纳米比亚人民政治主权之行为”。

是否也有必要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回顾一下，安理会第 276 (1970) 号决议宣告：

“南非当局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实属非法，故南非政府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以纳米比亚名义或对纳米比亚所采一切行为，均属非法……”。

47. 因此，各位代表们，你们这个重要机构今天正具体地面临着联合国宪章以人类的名义委托给它的严重责任。

48. 按照我们的看法，安理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确保各国严格执行安理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完全尊重国际最高司法机构根据你们的一致请求，就南非不顾安理会第 276 (1970) 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提供的咨询意见。

49. 根据上述的请求，法院在其咨询意见第122至125段中叙述如下：

“……各会员国有义务在南非政府着意代表纳米比亚采取行动和采取关于纳米比亚的行动的一切情况下，不与南非建立任何条约关系。关于现有的双边条约，各会员国必须停止援用或实施凡由南非代表纳米比亚和关于纳米比亚缔结并包含着政府间积极合作的各项条约或条约的条款。至于多边条约，上述规定则不能适用于某些一般性的公约，诸如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公约，因为如不依照执行，将会不利于纳米比亚人民。这方面须由国际主管机构采取具体措施。

“各会员国……有义务不向南非派遣其管辖范围包括纳米比亚领土在内的外交使团或特别使节，不向纳米比亚派驻领事官员，已驻在那里的应予撤回。各会员国也应向南非当局阐明，与南非保持外交或领事关系，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对纳米比亚行使的权力。

“……各会员国”有“义务不与南非代表纳米比亚和关于纳米比亚建立或发生可能巩固它对该领土的权力的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关系或交易往来。

“一般说来，不承认南非对该领土的管理，不应导致剥夺纳米比亚人民得自国际合作的任何利益。具体说，虽然在其委任统治权终止之后，南非政府代表纳米比亚和关于纳米比亚所采取的官方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但这种无效的情况不能扩展到例如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等事项的行动，无视这些行动的作用，只会不利于该领土的居民。”

50. 在答复安理会的问题时，法院在咨询意见第133段中提出下列意见：

“(1) 由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管理机构，从而终止对这一领土的占领；

“(2) 联合国各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承认南非代表纳米比亚和

关于纳米比亚的行为是无效的，有义务不采取任何意味着承认这种留驻和管理的合法性，或对这种留驻和管理给予支持、援助的行动，特别是不向南非政府进行任何这类交易往来；

“(3) 非联合国会员国国家对联合国就纳米比亚已经采取的行动，有在上述(2)分段范围内提供协助的义务。”

51. 纳米比亚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仅有的一一个应由联合国协助其获得民族独立的委任统治地，但纳米比亚却是唯一的在本组织内引起了莫大关切的委任统治地。

52. 现在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上述情况的所以发生，是由于南非政府在它对这个世界组织保持对抗和藐视的态度的时候，受到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势力的怂恿。更令人失望的是，这样的怂恿正来自由于它们的重要地位而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主要职责的大国。

53. 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这次法院在它的咨询意见中特别提到了非联合国会员国国家的义务，并且肯定了非会员国国家必须遵从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定，必须对联合国采取的有关纳米比亚的措施提供协助。这样，在这以前根据一种不符合本组织决定的政策，认为对联合国作出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可以自由行事的那些非本组织会员国的国家，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而要认识到它们负有与会员国所应承担的相同的义务。

54. 我们曾多次不得不批评非会员国国家违反本组织决议的行动。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非会员国国家履行不履行对纳米比亚的义务在将来我们确定它们有无资格可能成为本组织会员国的时候，将作为有关的因素。

55. 由于完全接受安理会第283(1970)号决议以及法院根据安理会第284(1970)号决议所提供的咨询意见，我宣布我们同意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报告A和B两部分的所有建议[S/10330]。

56. 所以，我们代表整个非洲来这里要求安理会依照宪章的规定采取措施，有效地终止南非行政管

理机构在纳米比亚这一国际性领土上的留驻，从而负起其身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保证人的全部责任。

57. 安理会在谋求解决它面临的这个问题时，首先要对纳米比亚人民负责。安理会必须始终牢记在心，这个问题涉及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安理会将对这些人民如何履行其职责，将决定国际社会——特别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对安理会，并通过它，对联合国的信任以及对和平的希望。

58. 我怀着最尊敬的心情向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代表的良知发出呼吁，而且要指出，在采取最重要的国际决定时，他们享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是与国际社会委托给他们的重要职责相适应的。因此，他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借口，可为拒绝履行这种职责进行辩护，并为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采取具体的强制性措施进行辩护，特别是在安理会已听取了南非代表在国际法院提供了我刚才提到的咨询意见之后所作的发言〔第一五八四次会议〕。

59. 主席：我请苏丹外交部长发言。

60. 哈立德先生（苏丹）：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给我机会同我的杰出的兄弟们，尼日利亚的阿里克波先生、利比里亚的格兰姆斯先生、乍得的哈桑先生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马康南先生，一起代表非洲在安理会上发言，致以谢意。

61.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这一议程项目，对于我们非洲人来说，不仅是个紧急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使我们大陆上每一男女尊严蒙受羞辱的政治现实。这是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人丧尽人类道德的现实。这是目无法纪和肆无忌惮的暴政的现实。这是我们时代的专横政府用最凶残的手段血腥奴役我们兄弟姐妹的现实。这也是将汇合成为一种危机的现实，它威胁着要把整个南部非洲化为灰烬，甚至由于暴力的发展无法以算术估量，也可能把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并化为灰烬。

62. 我们五位非洲外交部长在一位卓越的非洲国家元首的率领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唤起全世界注意非洲对这个问题——纳米比亚问题——的关切和共同意见的现实。我不打算对一个问题作详细的阐述，也不打算为了支持某种主张而引出种种论点。非洲的

立场已经由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非洲的各种论点也已由我的知识渊博的朋友马康南、格兰姆斯、阿里克波、普拉特和加利卜干练而有条不紊地申述了。

63.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有必要进行这样一项艰辛的工作呢？安理会了解得非常清楚，在联合国面临的问题中，没有其他问题曾使本组织各代表这样的思想一致，八十八个大会决议和七个安理会决议的记录，就是不言而喻的证明。

64. 在这份给人深刻印象的记录上面，又加上了国际法院最近提供的咨询意见。法院的意见，尽管没有增加新的调查结果和指控，但却是一份在法律上作了重要阐述的文告，从而使联合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各机构孤立南非政权的措施完备起来。现在，南非在文明世界的心目中是受到谴责，它因破坏国际法而受到谴责，因蔑视宪章原则而受到谴责，并且，确实是因麻木不仁地漠视人类智慧准则而受到谴责。从此，国际社会中所有有理性的人，包括某些大国在内，都站在法院裁决这边了。我们相信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地行动一致，只会对正义事业有利。说来抱歉，我们刚才听到的法国代表的发言对这方面帮助不大。我们也不愿在法律方面进行无济于事的讨论。关于安理会和大会的权限，我们可提出大量的法律意见和解释，但这毫无裨益。本问题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道义问题。

65. 非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正遭受着南非目无法纪行为的打击；非洲也哀叹联合国各执法机构面对南非对本组织进行莫大侮辱的情况竟毫无办法。而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只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缄默才造成的。

66. 今天非洲指望安理会采取决定性行动。它指望安理会对一个非法侵略者运用其全部的制裁的办法。它特别指望西方大国终止其现在仍在继续的，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或经济上，凡是使南非得以继续非法入侵纳米比亚或为留驻该领土披上合法外衣的一切活动和联系。

67. 在这方面，我们对于迄今一贯尊重联合国

关于禁运武器、经济制裁、不鼓励投资以及终止派驻领事等法令的那些国家，表示赞许。

68. 我们不愿意相信，那些还在继续援助南非并同它进行贸易的大国，会为了物质利益或战略利益而继续牺牲道义上的责任。然而，即使我们不得不抱玩世不恭的态度，即使说：黄金对有些人就是上帝，他们也还是多想想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利益为好。在林波波河以北地区，他们有更多的利益是朝不保夕的。

69. 我们懂得，考虑国家利益是制订政策的主要因素。可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权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物质利益与道义责任之间的轻重。政府的全部活动，归根结底，就是权衡社会和道义的相对价值的过程。

70. 最近有人告诉我们，南非的社会在动荡，这可能不久会导致该国改变态度。我们可以肯定，许多人在那天〔第一五八四次会议〕谛听南非外交部长马勒先生发言时，无不满怀希望地等待这种变化迹象的出现。然而他来到这里，却不是作申辩而是进行控告，不是作解释而是混淆是非，不是接受裁决而是向权威挑战，不是聆听全世界的明智忠告，而是为其令人厌恶的政策进行辩护，而这一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永远的唾弃。

71. 马勒先生蛮横无理到了无可比拟的地步，他来到这里，不仅对法院裁决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且对这个伟大的国际法权威的正直性也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法院的裁决只是玩弄政治花招的产物，而不是客观裁决。

72. 至于在事实方面，马勒先生用他本国炮制的一套统计数字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的政府正在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走向自治作出坚定的努力，他说由于他的政府的努力，该领土的经济生活日益繁荣，他还说教育卫生事业比其他非洲国家公民所享受的远为先进。事实真相如何，全世界都很清楚。在这里就可以把他的谎言揭露得无法掩盖。谎言正是一只把自己整死的蝎子。

73. 马勒先生谈到了纳米比亚各族人民的自治问题。但他所指的是纳米比亚的什么人民呢？难道要我们从他关于白种人和非白种人的那种非常露骨的提

法中寻找答案吗？白人和非白人——这类修饰词在联合国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在联合国托管领土上也是不存在的。马勒先生也许需要人们提醒一下，联合国完全是个色盲。

74. 南非在其徒劳的企图中，似乎给古代帝国缔造者们的那个过了时的“分而治之”的格言迷住了心窍。他们搞这些分裂手法的用心是为了便于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高压的控制。如果我们相信这种政策会引导纳米比亚走向自治，那真是发疯了。

75. 关于纳米比亚的经济，马勒先生企图编制一套纳米比亚经济发展成就的洋洋大观的记录——这该感谢上帝和南非，或者也许恰恰相反。可是，马勒先生不愿把这些堂皇的发展同纳米比亚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他没有把它同所谓警戒区联系起来，那里包括占该领土三分之二的南部发达的地区——当然不用说，是白人占据的地区。他没有把它同不发达的、所谓警戒区以外的地区联系起来，这些地区是完全符合格拉德斯通的描绘的：“……这块南非无水不毛之地”。他没有把他的所谓每人平均收入同西南非洲土著劳工协会的奴隶劳动合同制联系起来，一个纳米比亚工人在这种制度下每月只赚七兰特的工资，而一个白人工人却至少赚一百五十兰特。

76. 马勒先生接着还拿出了表明他的国家努力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一般福利事业的证据。奥万博兰这个地名，在他的发言中就出现了好多次。既然马勒先生非常相信关于南非的一些新闻报道和特写，就让我请他看看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一期的《纽约时报》关于奥万博兰的报道：

“显然是为了把奥万博兰搞成一所陈列橱窗，南非近几年来拨出了相当可观的经费……为某些幸运的奥万博部族供应用水、筑路、建造医院以及开始兴建小型工业。”

因此，南非之所以端出纳米比亚领土上一个典型的经济发达地区，其用意已真相大白，无非是作为一种橱窗装饰，意图用来掩盖整个领土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决不能受骗上当，去听南非说得娓娓动听妄图贩卖其骗人货色的那套宣传。

77. 马勒先生还大谈了教育——这一直是而且

现在仍然是南非政府表现他们蓄意冷漠纳米比亚人民福利的一个领域。这已是个公开秘密，比勒陀利亚的教育政策，就是要把非白人排除在该领土管理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行政及技术职位之外。就我们所知，在一九六七年，仅有五名非白人医生，到现在只有一名非洲人律师——但没有一位非洲人工程师、牙科医生或测量员。

78. 南非外交部长企图引用学生和学校的数目来影响我们，但对白人儿童和非洲儿童在教育设施、入学人数和入学比率、结业情况、教育质量、经费分配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待遇，他却闭口不谈。例如，一九七〇年，白人儿童每人平均教育经费就是非洲儿童每人平均费用的十一倍。一九六九年，非洲学龄儿童，估计为十万二千名，其中在学的只有四万七千人。甚至还可举出更严重的统计数字。在学生中，在初小的占百分之九十一，在高小的占百分之九，在中学的只占千分之三。这种“逐渐削减”不仅是纳米比亚非洲教育的特色，而且也是一种处心积虑政策的结果。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使这种“逐渐削减”永久化而建立起来的。

79. 至于卫生事业，马勒先生又从他的政府帐册中搬出了一些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和过去以及现在仍然在保留地上过着悲惨生活的人们所提供的证据相核对，似乎是在谈论早已失去的天堂。下面就是一位纳米比亚见证人卡图乌泰·考腊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组所讲的话：

“现在该由我带你们到卡拉哈里沙漠边区去看一下了。在那里，青年人只是由于偶然患了普通的感冒，但因为附近没有诊所，以致年轻轻轻地就被送进了坟墓。”^⑧

80. 马勒先生试图用医院床位的统计数字使安理会相信，他的国家提供了适当的医疗服务。如果我们能获悉在非洲人中间医生与病员的比率，那么我们的印象就会更为深刻了。

81. 我们安理会里有些理事国代表过去等待的，现在仍然在殷切期待的变革之风，现仍没有从比勒陀

^⑧《痛苦中的原则：第三——联合国和纳米比亚》（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1.I.4），第11页。

利亚方向吹来。而南非外交部长在这会议厅里要我们不得不领教的，正如我的朋友马康南先生所说的那样，确实是“一幅当代犯法的元凶装扮成国际法治的热心拥护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第一五八七次会议，第10段。〕因此，让我们不要为缓兵之计所牵制；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解决这个问题。

82. 我想告诉安理会，我们到这里不是出于本能的团结一致的冲动的驱使，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的鞭策。我们在这里开会与你们一起讨论问题，并不主张鲁莽从事，而是主张建立法治。我们不同意安理会在一个会员国对它藐视的情况下会始终束手无策的看法。我们相信迫切需要的是采取行动的意志。

83. 面对南非顽固不化的态度，安理会不会再继续做一个优柔寡断的决策者了。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国际法院的整个裁决。让我们重申以往的决定和决议。让我们采取措施，强制会员国——全体会员国——贯彻执行联合国决议，履行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以及不给南非任何使它可以继续进行侵略的援助和机会。让我们采取进一步措施；让我们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那些必要行动，的确，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84. 安理会在第一五八三次会议上，听取了我们的伟大总统之一——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在其发言中代表整个非洲发出的庄严呼声。今天，安理会也许愿意通过一位非洲平民、教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地区书记托伊沃在比勒陀利亚的一次历史性的审讯中为自己辩护的发言，听听纳米比亚的呼声。他的呼声一直遭到了南非镇压机器的封锁。现在托伊沃被关在南非的法西斯监狱里服二十年徒刑。他曾对法官，或更确切地说，对刑讯官宣告：

“……一九六三年对我们来说，该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一年。自一九六〇年以后，看来南非对全世界再也不能永远反对下去了。世界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当人们在法庭上听说一个老年人想用弓箭射下一架直升飞机的时候，大家都哄堂大笑了；同样地，当我们听到南非说它要反对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大笑了。我们知道世界是分裂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至少会一致同意南非无权统治我们。

“……我们认为整个世界对我们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因为一个世界机构把我们祖先的土地交给了南非。今天的世界虽然是分裂的，但对我们来说，有希望的事情是，全世界至少会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即我们有权享有自由和正义。”

许许多多象托伊沃那样的人——千百万的人——正在祖国等着我们，他们都象他那样在为自由和正义而大声疾呼。

85. 那一天在聆听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发言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被引到一个遥远的过去和一个遥远的地方——引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和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的会场。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为了替他的人民要求正义，作了坚定而庄严的演说，他说得多么响亮，使人无法遏制共鸣。演说中最响彻的是皇帝结束时的呼吁：

“全世界的代表们，我到日内瓦来，到你们中间来，是为了履行一位国家元首最痛苦的责任。我该给我国人民带回去怎样的回答呢？”

这个回答是给了。你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不采取行动和放弃国际责任。而深受这种不采取行动后果之苦的不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民。我们要求的是自由和正义，这自由早已被囿于深院，正义久久未得伸张。

86. 让我们不要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国际公德的败坏了。

87. 主席：我想提醒安理会，在九月三十日举行的上一次会议上，安理会曾同意在适当的时候接受载于布隆迪、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代表的信件中所提的要求[S/10346]，遵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安理会将邀请努乔马先生发言。我认为，遵照安理会九月三十日的决定，现在听取努乔马先生的发言是适当的。

88. 如无反对意见，我现在就请努乔马先生发言。

应主席邀请，萨姆·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89. 努乔马先生：生活中有些荣幸的事是必须

以特别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的。今天，这个庄严的机构给我作为获得这样一个机会的第一个自由战士所享受的荣幸，确实是我所指的那种荣幸。鉴于我现在肩负的重任，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并通过你，对安理会杰出的理事国代表们致以最诚挚的感激。

90. 这次安理会会议的召开，是参照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提出的咨询意见，讨论实施大会与安理会先前各项决定的办法。国际法院这次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裁决，它在咨询意见第133段中宣告：

“……由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管理机构，从而终止对这一领土的占领。”

91. 在论述这个咨询意见时，《纽约时报》写道：

“由于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十三票对两票的裁决，国际法院已驱散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迷雾，多年来这种迷雾一直模糊了这个前德国殖民地的地位。”

因此，纳米比亚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赢得了法律上争论的胜利。现在该由安理会来履行其责任了。

92.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现在正面临着对它的原则最顽强、最严重的攻击。因此，安理会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应该而且必须采取权威性的和决定性的行动。

93. 这次我们不要求宣言式的声明，这种声明对非法占领的势力是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恳切要求这个庄严的机构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在这章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安理会有责任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采取适当行动。

94. 谁能怀疑，今天不正存在着这些情况？谁能怀疑，不是已经发生了一桩应由安理会按宪章第四十条及四十一条的规定采取行动的事件？只有主要的西方国家才怀疑这些问题。它们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是因为它们需要它们在南非的代理人对它们继续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为它们的投资者提供大量的利润。这些自

我标榜为平等、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拥护者的人们，他们究竟要不顾人类生命的价值，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财富多久？当南非正以最先进的毁灭性武器把它自己武装到牙齿的时候，怎能把纳米比亚的局势说成是和平的呢？人们将如何解释南非军队目前正在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以及津巴布韦作战的这一事实？人们又如何解释对非洲的独立国家不断地进行的那些威胁？例如：沃斯特就曾用下列这些话来威胁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他说：“我们会狠狠地揍你，叫你永远忘不了的”。最后，如果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对不利于它们的法律解释竟可以不受惩罚地置于不顾，那么国际法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又在哪里？

95. 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在大会上声明〔第一九五〇次全体会议〕，美国政府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我们对美国政府采取这一立场，表示欢迎。我们希望美国将会采取适当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此完成它的这一责任。

96. 南非外交部长就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列举了一大堆“事实与数字”，如果不从字里行间加以细察，这些“事实与数字”就意味着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留驻，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与占少数的白人，在经济与其他利益方面都同样带来了好处。为了避免安理会的代表们以及全世界受骗上当，我们必须指出在研究纳米比亚局势时，有两个极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记牢的。

97. 首先，我们要向全世界完全说清楚，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从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中，不论在经济上或物质上，都未受到显著的利益。如果有任何利益的话，那也不过是极其微薄的、或是看不见的，与白人所享受的利益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因此，这位外交部长戏剧性地发表的所有这些洋洋大观的“事实与数字”，对非洲居民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

98. 其次，不仅在南非，而且在纳米比亚，事事都是为了适应居民中那一部分白人的利益的。因此，任何经济计划的施行，都是在损害非洲人的情况下为白人少数谋利的。我们希望人们对这一事实能了解其真相。

99. 第三，南非外交部长还提供了不少数字，意

图向全世界证明南非政府为非洲人做了多少好事，如有多少医院、学校、无线电台、柏油路、护士、职员、簿记员、卡车司机等等。这些数字都是用来显示比勒陀利亚已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们要向全世界完全说清楚：我们要求独立——而且我强调这一点：我们要求独立。我们要求南非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只要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国土上，我们决不会被公路、医院、学校等等所诱惑。我们再一次希望全世界了解这一事实的真相。

100. 南非外交部长声称，他的政府“正下定决心，努力使西南非洲各族人民走向自治。”〔第一五八四次会议，第134段。〕这是对崇高的自决原则的粗暴滥用，对种族隔离、班图斯坦及家园政策的委婉的说法。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我们国内人们关于班图斯坦所说的话，也许是适宜的。L. 奥亚拉主教与 P. 戈瓦塞布牧师在给他们全体教徒的声明中发表了以下的论点：

“政府通过执行家园政策，制造了种族之间的分裂并使其永远继续下去。据称这种政策是想要引导各种族走向自治和独立。但是，我们这些小的种族部落是不可能由于分离而得到真正的好处的。他们将被隔离起来，得不到正常地参加国家发展工作的机会。”

101. 在另一个场合，翁丹瓜的一群学生声明说：“……奥万博族人宁愿建议沃斯特及其同伙在别处，而不是在纳米比亚为德国人、荷裔南非人以及英国人创建‘白人斯坦’。”

102. 这里有不少因素使班图斯坦难以、甚至完全不能顺利进行。我们时代的经济现实需要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居民来为市场提供基础。因此，在奥万博兰处于隔离的情况下，一个为它制订的五年发展计划只是一种幻想。它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政治上也是徒劳的。这个地区的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期望，将十分肯定地压倒种族隔离的幻想。

103. 这位南非白种人的代言人又声称：纳米比亚“每人平均收入属于非洲最高水平之列”〔同上，第143段〕。经济学家早就承认，东拼西凑一些数字以求得出所谓每人平均收入的做法，是用以衡量一个人实

际收入的最不准确的方法。只有在一个国民财富平均分配的国家里，它也许才接近现实。而在收入如此悬殊的纳米比亚，它是完全不适用的。纳米比亚人是属于我所见到的最穷的非洲人。我想告知马勒先生，他不了解非洲，所以他不该作出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非常骗人的、同其他非洲国家的比较。当经济学家们论及某个民族的贫穷时，他们是指相对的贫困情况而言的。因此，马勒先生应将纳米比亚非洲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同纳米比亚白种人的或南非白种人的进行比较，这样，他立即就会了解，非洲人的收入处于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

104. 南非清一色的白人政府的外交部长又声称：

“西南非洲的〔教育〕制度是与非洲现代教学方针完全一致的；对非洲青年的教育中强调非洲文化的重要性。”〔同上，第159段。〕

105. 这种说法是完完全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主导纳米比亚非洲人教育的哲学思想，是以已故维沃尔德博士，在当班图斯坦行政和教育部长时所作的一项臭名昭著的政策声明为依据的。那项声明说：

“黑人儿童的教育一定要适于为他们将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目标作准备……不要给他们以幻想，使他们追求白人的地位，白人必须仍旧是他们的主人。”

在过去二十年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情况可资证明这一政策已被抛弃。相反地，却有十足的证据可以说明纳米比亚非洲人的教育已恶化了。

106. 而这位外交部长还曾特别指出，“其标准与南非和西南非洲白人的标准相同。”〔同上〕

107. 纳米比亚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都是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恰恰就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因此，当听到这个社会中白种人代表——违背种族隔离政策的哲学——争辩说在纳米比亚白人和黑人受的是同样教育时，不禁使人为之震惊。这种声明，实际上，意味着在纳米比亚白人和黑人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机会。然而，班图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勒先生却随随便便地略而不谈

班图的教育制度。他这样随便地回避问题，是有非常明显的用心的。事实是，白人的教育是免费的义务教育，而非洲人的教育就不能说是同样的了。

108. 南非白人政府在纳米比亚施行弊政四十年，令人沮丧得很，始终没有向我国人民提供有意义的教育，使他们受到训练，以便他们在纳米比亚独立时，能够管理一个现代政府。毫无疑问，班图的教育不足以训练我们处理现代行政机构的复杂事务。

109. 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无所事事。在这里，我很高兴地说，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它迄今短暂的生存期间，已比南非过去五十年里培养了更多的纳米比亚人。我自豪而愉快地宣布，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我们自己的主动努力，我们已经培养了二十五名工程师、四名医生——包括头一名非洲女医生——七名律师，还至少有三十五人在不同的学科方面取得了大学学位。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数字看来也许不大，而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这样长期地、严重地被剥夺的人来说，这是理当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成绩，也是决心要加以提高的一个成绩。对慷慨资助奖学金，让我国人民深造的所有国家——不论是本组织的会员国或非会员国——我们都必须向它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它们今后会这样继续做下去。

110. 马勒先生还声称：“我们深信，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希望我们继续管理该领土，直至在我们的领导下达到完全的自决。”〔同上，第137段。〕

111. 实际情况是，纳米比亚人民从未接受而且永远也不会接受南非的管理。在这方面，我们最好不过举一些纳米比亚境内最近的事态发展为证，这些事态发展明确地表明了我国人民断然拒绝南非政府。而马勒先生，又一次出于明显的用心没有谈及这些事态发展。

112.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纳米比亚人民热烈欢迎并赞成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之后，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也许是纳米比亚非洲宗教界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宗教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其领导人所受到的尊敬，并不亚于我国政治领导人，我国政治领导人的绝大多数，如今不是被囚禁，就是被拘留，或是被流放。

113. 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后，奥万博卡万戈路德教会与福音路德教会两位非常有影响的领导人，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南非白人政府的总理。这封信是一份在我们争取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的历史性文件。由于副本正在联合国里分发，我不准备引用它的全文了。我只引用这封信的某些有关部分，以供安理会参考。

“我们认为，南非在试图开发西南非洲时，没有注意到联合国一九四八年宣布的有关非白人居民的人权。”

此外，这封信还写道：

“教会董事会迫切希望，你的政府应依据国际法院的声明，并与南非身为其会员国的联合国进行合作，对我国面临的问题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保证人权宣言的付诸实施，保证西南非洲成为一个自给的、独立的国家。”

114. 这封信是由西南非洲奥万博卡万戈福音路德教会和福音路德教会奥亚拉主教以及戈瓦塞布牧师签署的。

115. 这封公开信对纳米比亚白人居民的冲击，既刺伤了他们，也使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在南非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南非白人政府的总理约翰·沃斯特飞往温得和克同这两位勇敢的宗教界领袖率领的八人代表团进行了四小时的交锋。尽管他对他们进行了威胁与恐吓，但他们坚决维护了给南非总理公开信的立场。他们也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即驳斥当地白人横加的指责。那些白人不能理解，他们的政府是无法一劳永逸地封住这些宗教界领袖的嘴的。

116. 还得让我举一个全国范围反对南非非法留驻纳米比亚的例子。这次，我要谈一谈在这个国家许多地区由中等学校的学生举行的反政府示威。

117. 前几天，当南非清一色的白人政府的外交部长向安理会发表讲话时，他提到设在奥万博兰的翁维迪瓦培训学院，他把这所学院形容为“一所规模宏大的综合性院校，包括三所学校：一所中学、一个师资训练中心和一个职业训练中心”[同上，第160段]。

118. 这位外交部长避而不谈的事实是，翁维迪瓦培训学院，自成立以来，就是个长期不断给南非占领当局制造麻烦的策源地。在这所培训学院里发生过多次反政府示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以后，当时搞得南非政府不得不把该学院加以封闭。由于这次支持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政治示威，数百名学生被开除了。这所学院实际上是我国年青一代反抗的中心，所以，在听到南非部长称赞这所学院的时候，真令人茫然不解。

119. 翁维迪瓦培训学院不仅是纳米比亚新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而且就是从这个学院里开除了许多学生，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南非荷兰语作为教学用语。这种行动，对南非当局是个晴天霹雳。类似的示威运动也见之于温得和克奥古斯丁中学，就在上星期，那里的七十名学生被开除了。

120. 我们列举了这些重要的事例，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正好同南非声称我国人民愿意留在它的管理之下的情况相反，我国人民要求立即结束南非的统治。正因为我国人民要求立即结束南非的统治，所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为我国人民如此热情地接受了。

121. 我们知道南非政府曾一再扬言，在它撤出以后，混乱和无秩序状态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这种论点，纯粹是以想象为基础的，而且是反复用来要人怀疑纳米比亚人民的品德和能力。

122. 几个世纪以来，纳米比亚各族人民一直是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战争和冲突对他们是陌生的。只是由于德国殖民主义者的到来，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强夺了我们的财产，我们才开始尝到不和与冲突的苦果。因此，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愿意重申：我们认识到所有纳米比亚人民，包括那些从欧洲来的移民，必定会对我国普遍的幸福与繁荣作出贡献。白人只要在重建这个国家的工作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123. 南非常常宣扬的另一谬论是，一旦行政管理机构更换，那里的经济结构就会立即崩溃。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因为纳米比亚人的利益，要求纳米比亚的经济必须得到加强与发展，以保证其公民的福利。唯一可能引起混乱的根源正是南非政府，它是会

破坏纳米比亚经济的；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124. 我愿意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名义宣布：除非这个庄严的机构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保证南非撤出这个国际性的纳米比亚领土，我们将别无选择，只有更激烈地继续武装斗争。我们不喜欢流血，但是当我们和一个象南非那样相信暴力与流血的政府打交道时，我们就必须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的斗争可能是长期的、持久的；我们的斗争可能是流血的，要牺牲生命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独立，这是我们准备付出的代价。

125.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如果我不向非洲的杰出的儿子、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表示我们的感激，感激他代表非洲统一组织作了动人的发言〔第一五八三次会议〕，那我就失职了。请允许我也利用这次机会向陪同他的五位外交部长，并通过他们向全体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致以诚挚的感谢。

126. 我想通知安理会，我们有一部记录影片，名为“西南非洲”。这部片子明确地说明了如果纳米比亚人民有机会选择的时候，他们将选择谁——南非还是联合国——的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在方便的时候来看看这部影片，把它作为物证。

127.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苏联代表。现在塞拉利昂代表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128. 蒲拉特先生（塞拉利昂）：请苏联代表宽容一下。

129.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刚才告诉我们说有一部记录影片。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他说，这部影片将表明纳米比亚人民会选择谁——联合国还是南非。为各国代表团打算，我们应该有机会观看这部记录影片，看它说明些什么。因此，作为一个程序问题，我建议，我们同意明天在安理会开会以前看这部电影。这将帮助我们大家来决定，可否把这部电影作为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文献证据。

130. 主席：多谢苏联代表让塞拉利昂代表提出他的建议。据我理解，他建议在明天会议以前放映这部电影，是可以接受的。

13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愿把我的发言推迟到明天。或许我们今天就可以看这部电影。这是我想提的供选择的一项建议。

132. 蒲拉特先生（塞拉利昂）：我了解这部影片不长；不过考虑到时间，我想建议明天在安理会会议开始以前我们经过休息精神饱满时放映。

133. 主席：苏联代表很可能不会坚持他的建议，也许他愿意今天发言。但首先，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134.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虽然努乔马先生完全可以向安理会的任何理事国代表放映他想要放映的任何影片，不过，我感到怀疑，在安理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放映这部影片，是否十分恰当，是不是应该在别处放映让人看。至于在安理会里放映电影是否含有我们听到他所讲的那种意义，我也感到怀疑。

135. 菲利普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这一问题，把它澄清一下或许是合适的。主席先生，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建议是，凡有兴趣看这部影片的人，可在明天安理会会议以前去看。根据这种理解，我想我们没有异议。

136. 主席：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设法把它概括一下。在我要请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苏联代表发言的时候，塞拉利昂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他要求在明天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放映努乔马先生所说的那部电影。

137.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礼遇问题；谁愿意去看，都可以去看。这是个邀请我们去做的事。这是一个与会议本身无关的问题。法国代表现要求发言。

138.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据我理解，是邀请我们去看一部电影。联合国的任何代表团，都可以邀请其他代表团，包括安理会的代表团去看电影。这种电影可能是饶有兴趣的。但不用说，这与安理会的会议毫无关系的。我想这一点应为大家所明确了解的。

139. 主席：塞拉利昂代表向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在明天开会以前，凡愿意去看这部电影的人，都可以让他有机会前去观看。这么说对吗？

140. 普拉特先生(塞拉利昂): 对的, 先生。

141. 主席: 这个问题现在已圆满解决了。

14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很不理解安理会有些理事国代表担心什么。不愿意看这部电影的人, 决不会拖他去看的, 愿意看的人, 尽可以前去观看。我看不出需要讨论的理由。

143. 至于我的发言, 鉴于安理会各位代表感到时间已晚, 我不反对把它推迟到明天。

144. 主席: 这部电影就在明天安理会开会以前放映; 愿意去看的人, 可以接受塞拉利昂代表的邀请前去观看。我现在请苏联代表就在今天下午发言。他是我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

14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如果主席愿意这样, 我接受这个裁决。

146. 主席先生, 在我就所审议的问题的实质发言以前, 我想代表苏联代表团, 在你就任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职位之际, 向你本人致以祝贺, 并希望你工作顺利, 并对讨论的各项问题作出积极的决定。我也该向你的前任, 日本代表, 表示我们的谢意和衷心的祝贺, 他那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 特别是在大会开会以后, 我们不得不把大会全体会议与安理会的工作结合起来, 双管齐下。在这方面,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无偏离了以往的惯例。历来, 在安理会开会期间, 大会是不开会的, 反过来也是这样。但是, 现在由于问题的迫切性, 也由于整个非洲提出了要求, 尽管大会正在进行全体会议, 安理会仍正确地采取了行动, 安排了时间, 讨论对全非洲和全世界具有巨大意义的这一存亡所系的问题。

147. 安理会是应非洲统一组织第八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要求召开会议的。会议的目的是参照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讨论贯彻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纳米比亚解放问题的历次决定的办法问题。

148. 这次是非洲统一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整个非洲, 事实上包括了非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要求安理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立即进行审议的。该组织第八次会议主席、毛里塔尼亚总

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先生, 率领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前来参加了安理会的会议。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又亲自参加了辩论。所有这些事实, 说明了非洲对纳米比亚解放问题的极端重视, 同时也说明了非洲各族人民对安理会, 整个说来对联合国寄予的期望。

149. 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 已形成对种族主义罪犯进行的国际审判。站在被告席位上受审的, 是南非种族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朋友和保护人, 而执行严峻的检察官的职务的, 则是整个非洲, 非洲的国家, 非洲的政府, 非洲的人民。

150. 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团长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第一九三八次会议〕和在这里, 在安理会〔第一五八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以及非洲国家其他的代表们的发言, 再一次证实了, 由于南非种族主义者粗暴地、专横地无视和拒不执行联合国要求立即终止对纳米比亚的占领的决议在南部非洲所造成的局势, 已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

151. 对联合国来说, 纳米比亚问题的实质是一清二楚的, 不容置疑的。长期以来, 联合国一直确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强行占领这个国家是非法的。大会和安理会曾一再要求南非无条件地撤出纳米比亚。为了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联合国历次通过的决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 安理会在第269(1969)号决议中, 规定了南非的行政管理机构从纳米比亚撤走的限期——这个限期现在早已届满了。

152. 维护联合国决定的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也已宣布: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是非法的, 南非有义务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行政管理机构, 并终止它对这个国家的占领。尽管联合国作出了所有这些决定, 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仍竭力维持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留驻, 行使对该领土的统治, 并盘踞在那里不走。它还在使用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和野蛮镇压手段, 压制纳米比亚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正义而理所当然的要求。它还把它的种族主义的法律、政令和行政管理条例推行到纳米比亚, 在那里推行它那套遭到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

153. 马康南先生,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成员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 在安理会〔第一五八七次会

议)发育的时候，曾提到种族主义者在约翰内斯堡，以违犯所谓镇压共产主义法为借口，对英国圣公会教长进行迫害的事件。就这样，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即使是宗教界人士，只要他敢于站出来反对丑恶的种族主义理论和种族隔离的做法，他就被列为共产党人了。

154. 种族主义者把所有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都看成是共产党人，对此，我们共产党人感到不胜荣幸。这就是说，即使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真正为各族人民的平等，为他们不分国籍、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都享有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而斗争的战士。但是种族主义者，出于他们法西斯的疯狂性和对非洲人的仇恨，却忘记了男女权利平等的要求，国家不分大小权利平等的要求，以及尊重人权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要求，都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定。因此，共产党人为各民族的平等和反对种族歧视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追求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而且也是在执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由此可见，如果种族主义者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战士称为“共产党人”，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把他们称为“联合国主义者”——换句话说，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尊重者。

155. 在悍然拒不接受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时，南非种族主义者正如以色列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者阻挠中东和平解决一样，向本组织提出了同样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安理会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来约束种族主义者，恢复正义并给他们以独立的权利。

156. 为了确定贯彻执行安理会以往各项决议的主要办法——这正是非洲对安理会所要求和期望的——当然有必要分析一下阻碍这些决议的实施的基本原因，使联合国在着手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国际问题及其他许多问题时陷于瘫痪的基本原因。

157. 苏联代表团曾经有过机会提到南非种族主义者所以采取顽抗态度的原因，但我们必须反复地谈这些原因。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局势，也有

助于我们找到一种途径，使我们能够走出在试图解决纳米比亚解放问题中已走进的死胡同。

158. 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南非在它的朋友——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阵营里的军事同盟者——的帮助下，发展并拥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能力和军事力量，它依仗这些力量的支持，在南部非洲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同时，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南非如果只是它单独一个国家，并确实被孤立了，又如果它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它是决不敢反对整个非洲、联合国并藐视安理会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南非在纳米比亚推行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中，倚靠了属于北约组织军事集团的一些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支持，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南非还得到了这些国家中势力集团的积极支持，这些集团都与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活动的国际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有着联系。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麻烦的祸根。因此，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团长，尊敬的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在他向大会所作的一篇重要的、立论谨严的发言中，谈到了泛指的西方集团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援助。

159. 每当讨论包括纳米比亚解放问题在内的非殖民化问题的时候，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代表总是企图回避这一点，掩盖这一点，而且力图转移代表们对这问题的核心的注意力。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南非的贸易、财政和经济伙伴，不能不注意到向南非经济投入外资及向南非种族主义者提供军火的那些人。

160. 南非种族主义者，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经济和军事的合作，依仗最反动的西方集团精神上及政治上的支持，正在不断地增强他们的军事和经济潜力以及增加他们的军队数量。这些军队不但被用来在南非国内通过武力来维持种族主义政权，而且被用来在纳米比亚对被奴役的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同时也被用来帮助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仍处于葡萄牙殖民主义枷锁下的国家，向非洲的自由战士进行灭绝的战争。种族主义南非的军事化，对所有已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非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也是一个严重的和现实的威胁。

161. 正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联合王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及支持，助长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继续执行其已激起全世界厌恶和谴责，以及全非洲的仇恨和愤怒的种族隔离和残酷奴役非洲人民的政策。而源源不绝的大量的外来援助和庇护，也坚定了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联合国及安理会所采取的傲慢立场。

162. 正如在我前面发言的、为纳米比亚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的战士、纳米比亚的政治领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先生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国际垄断集团向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经济投入了数十亿的资本，攫取了千百万英镑、美元的巨额利润。他向安理会提供了别人所无法提供的、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资料。这些利润都是从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及残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的劳动而得来的。只要提醒一下，联合王国垄断集团对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南非经济的投资在三十五亿美元以上，美国的投资也超过了十亿美元，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63. 这就不难看出，国际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正在死命地抓住纳米比亚的资源不放，并串通种族主义者使尽一切办法阻止纳米比亚的解放。

164. 这种与种族主义者的合作和给他们以援助，是直接违反大会及安理会关于谴责任何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的决议的。联合国要求停止和禁止向南非提供武器、军事装备及军用车辆的各项众所周知的决议，也正在遭到破坏。安理会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第283(1970)号关于纳米比亚的极其重要的决议，也未付诸实施。这项决议包括了向各国发出的一项呼吁，要求他们不承认南非关于纳米比亚的任何权力，劝阻它们的公司和国民在纳米比亚进行投资或获取特许权，并要求对它们与南非的双边条约进行审查。

165. 我们常常听说联合国不起作用，在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软弱无能。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却往往不能回答另外一些问题，例如：谁该对此负责？其原因何在？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原因在使联合国的工作陷入瘫痪？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各机构就有关非殖民化问题进行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联合国之所以不起作用，它在执行有关加强和平

和安全及非殖民化等重要问题的决定上之所以一筹莫展，其主要罪责在于帝国主义和它令人厌恶的产儿，即新殖民主义和执行灭绝人性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种族主义。这就是对一个直率的问题作出的一个直率的答案。

166. 合伙剥削和掠夺南非及纳米比亚的非洲土著居民，共同榨取超额利润，种族主义哲学，对非洲人的仇恨——所有这些，把南非种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及其老板勾搭起来，结成联盟。

167. 很明显，只要西方国家及它们的垄断集团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联合国就难以履行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根本改变纳米比亚的殖民地奴役状态，以及打开纳米比亚通向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道路。

168. 因此，究竟谁应负违反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阻挠南非种族主义者执行这些决定的责任，这个问题是决不容许含糊其辞或持有异议的。

169. 在联合国宣布了南非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它的军队在纳米比亚的驻留是非法的，以及国际法院就其法院立场上确认了南非占领这一领土的非法性以后，那些协助阻挠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决定的实施的国家及国际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由此而负担的责任就更为严重了。凡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人不折不扣地分担着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犯下的罪恶活动的责任。

170. 安理会应该最严厉地谴责对南非的支持，并要求停止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任何合作。

171. 昨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先生在大会〔第一九五〇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宣告美国接受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裁决。很显然，这就是说，美国现在准备进行合作并参加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罗杰斯先生还告诉大会，美国政府最近在华盛顿已向以乌尔德·达达赫总统为首的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保证，美国将支持“现实的、和平的方式方法，以求实现自决及终止种族歧视”〔同上，第24段〕。因此，安理会有权利期待美利坚合众国，随着它在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庄严讲坛上所发表的这项官方声明，将采取现实的步骤，执行联合国关于把纳米比亚从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决定。

172. 近来，南非种族主义者一直在玩弄各色各

样的计谋和政治花招，力求维持和巩固他们在纳米比亚的统治，并欺骗非洲、联合国以及世界舆论。他们为此所要的花招之一是比勒陀利亚兜售的在纳米比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主张。埃塞俄比亚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曾非常恰当地把那种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机构组织和导演的公民投票，描绘为是对“自决的民主程序的嘲弄”〔第一五八七次会议，第37段〕。种族主义者为了同样目的所玩弄的另一个蛊惑人心的宣传是，要求进行所谓“和平对话”。它的企图是要分裂非洲独立国家的反帝、反殖阵线，从而使南非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把它引进去的那条国际孤立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173. 但是，这些计谋和花招决不会给种族主义的炮制者如愿以偿。非洲统一组织和一切反殖力量，是不难看穿这一伎俩的，不管它是“公民投票”还是“对话”，并坚决地对它予以拒绝和进行了谴责。

174. 苏联代表团表示完全与非洲各国代表团团结一致，支持它们提出的立即结束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种族主义政权的要求。不可能有任何论点，会赞成维护这个政权，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可为此辩护。

175. 我们大力支持非洲的要求，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把南非的军队、警察部队以及行政管理机构从该领土驱逐出去，并立即终止南非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留驻。

176. 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南部非洲勾结一起，企图维护和巩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在纳米比亚的统治。他们是非洲各民族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非洲各族人民决不会容忍，他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们也决不容忍让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非洲大陆上永远存在下去的前景。在非洲彻底消灭殖民主义的残存据点及铲除种族主义的祸害，是有利于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是各族人民的利害所系。

177. 非洲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全世界热爱自由的民族的根本利益一样，要求所有爱好自由与民族独立、和平与社会进步的人，进一步加强团结，协调行动。非洲统一组织正对这一崇高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但非洲的敌人，却要分裂和破坏这个组织，并强迫它对于维护这块备受苦难的大陆南部地区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采取妥协态度。只要团结得越紧密，给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打击就越沉重，目前仍然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枷锁下呻吟的各族人民得到解放的日子就越来越近。

178. 就苏联而言，它支持各族人民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贯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这个政策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与人剥削人、一个民族歧视另一个民族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它是要把种族对立、仇恨、敌对和不平等的种种表现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排除掉的。苏联宪法宣布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应予严惩的犯罪行为。

179.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先生，在最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党和国家为和平与国际合作、为各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纲领发言时，曾代表全苏联人民宣告，苏联支持全面贯彻执行联合国关于取消残存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并宣告一切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表现必须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及抵制。

180. 苏联全心全意地支持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各项决议，并正在严格地执行这些决议。现在需要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执行这些决议，使之付诸实施，行之有效。

181. 我们同意尊敬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先生发表的意见，就是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现在是安理会必须摆脱发表声明、作决议的时候了，它必须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有效措施，务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尊重并且执行联合国的决定。

182. 苏联宣布，它与所有的非洲国家和南部非洲各族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是完全团结一致的，并在联合国里积极参加讨论关于反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的问题。

183. 苏联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要求独

立的合法愿望，并维护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基本决定，特别是大会及安理会确认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和要求南非政府从这个国家撤走它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各项决议。

184. 正如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所声明的那样，苏联与南非并无外交、领事、经济、军事和其他性质的关系，在纳米比亚也无经济或其他利益；在苏联与南非之间也未签订什么双边协定。

185. 苏联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寻求有效办法，促进纳米比亚人民迅速获得自由和独立。

186. 苏联代表团希望看到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执行联合国的决定，以确保纳米比亚的独立。

187. **主席：**我愿意向法国大使和苏联大使就我再次担任本国际机构主席一事所讲的一番善意的话，表示谢意。他们知道，我是听从他们和你们的吩咐，非常乐于为本组织的崇高利益服务的，而且是感到荣幸的。

188.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安理会的亚非理事国代表们拟就了一份也许可以作为工作文件的决议草案。亚非理事国代表们想就这份草案与其他代表团协商，以便在两三天内我们可以提出一份能够获得尽可能广泛支持的文件。当然，我也愿意通过你，主席先生，邀请各代表团就这个草案同我们协商，看看我们

是否能够加以强化或修改，或者至少能够使之更加完善，以适应我们面临的局势。

189.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我国代表团对法国代表的发言特别感到兴趣。当他谈到“南非的首要义务……就是要真心诚意地与联合国磋商，建立一个国际体制，使有关人民得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命运”〔见本次会议，第22段〕这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希望他在这次辩论中，将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190. 我相信法国代表对它的这一建议会作出进一步的阐述的，因为尽管问题的核心不言而喻是使纳米比亚各族人民获得自决，但我愿意听取法国代表的意见，该怎样去说服南非，以便联合国能够在纳米比亚创造条件，使当地人民不但能够行使自决权，而且也能够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行使这一自决权。

191. **主席：**索马里的代表提到了一份草案，这份草案正在准备，并即将分发给安理会各位代表。我作为安理会主席，是听从各理事国代表的吩咐的。我想各理事国代表一定愿意就这一具体问题交换意见。

192. 我得到通知，努乔马先生所讲的、后来又由塞拉利昂外交部长提到的那部电影将于明天下午三时在达格·哈马舍尔德会堂放映，届时我们都被邀请前去观看。

下午七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سفار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